

“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与日本 对台政策取向^[1]

吕耀东 鞠佳颖

【内容提要】自2015年“存亡危机事态”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宣称“台湾有事”会引发“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从国内立法角度为介入台湾问题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存亡危机事态”作为一个动态化的变量,当其事态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时,日本政府将其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当其事态严重时,又将其认定为“武力攻击事态”。针对“台湾有事”,日本政府倾向以“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或“武力攻击事态”予以认定,但受政治右倾化、国家利益导向、日美同盟等因素影响,又往往会出现恣意解释“事态”的倾向,实质是为其武力介入台海寻找最有利的说辞,也是为其借台湾问题随美遏华制造借口。日本通过舆论造势、加强立法、强化日美同盟机制等举措,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势必会严重冲击中日关系和地区安全。

【关键词】台湾问题 对台政策 台湾有事 日美同盟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鞠佳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23)05-0128-22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日本海洋战略及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FJB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四五”重大项目“国际秩序大变革背景下的东北亚相关国家战略调整研究”(项目编号:22JJD810033);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战后日本国际战略及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23RBSB01)的阶段性成果。

2012年第二届安倍政府上台以来,由于受中国快速崛起、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等国内外因素影响,加之“台湾地区对于日本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等借口,日本愈发显露出企图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政策取向。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明显加大了拿“台湾有事”做文章的力度。

所谓“台湾有事”中的“有事”,在日文语境中就是发生重大危机、灾难或战事等事态之意,而长期以来日本在官方层面一直未明确予以界定。但随着近年来日本右翼政客不断炒作“台湾有事”,日本国内开始将其渲染为“中国大陆与台湾乃至中国与美军、日本自卫队之间的战事”。^[1]日本陆上自卫队退役将领渡部悦和还专门给其下了一个定义,称“台湾有事是一种混合战”即“全域战”,包括中国大陆干预台湾选举、对台实施网络攻击、策动台“内乱”、颠覆台“政权”、攻击台外岛、对台实施海空封锁、对台实施弹道导弹攻击和大规模登岛作战8种情形。^[2]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不仅多次公开高调释放“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信号,而且不断从国内立法角度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湾问题制造法律依据。

根据日本政界、战略界及媒体的主流观点,日本自卫队将在“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武力攻击事态”三种事态类型下采取行动,以应对所谓“台湾有事”。在对三种事态的认定上,由于存在模糊的衡量指标,故日本拥有相当大的主观解释空间。其中,“存亡危机事态”作为一个位于中间程度的动态概念,其紧要性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可高至“武力攻击事态”,也可低至“重要影响事态”。为此,本文将从法理层面探讨以上三种事态的涵义及在相应事态下日本政府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分析日本将这三种事态与“台湾有事”相关联的动向,并研判日本介入台海的政策取向。

[1] 外務省『林外務大臣会見記録』、2021年12月1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kaiken/kaiken4_001049.html。

[2] 『台湾有事は超限戦、「いつ起きてもおかしくない8つのシナリオ』、日経ビジネス、2021年5月19日、<https://business.nikkei.com/atcl/gen/19/00179/051800053/?P=2>。

一、日本关于“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的法理探讨

日本关于“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的法律条款出自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国会通过的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的一系列安保法案，其中规定了日本在应对“重要影响事态”“存亡危机事态”“武力攻击事态”等不同事态下的举措。日本关于应对不同事态的立法始于1999年，以“日本周边发生的事态可能会威胁到自身安全”为由制定了《周边事态法》，又于2003年制定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为能够“合法”地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于2014年在重新解释宪法的基础上，重启了自民、公明两党讨论安全保障法制建设问题的“执政党协议会”。2015年，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的一系列安保法案先后在日本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于2016年3月29日起正式生效。^[1]新安保法提出，“重要影响事态”“紧急事态”“武力攻击预测事态”“武力攻击事态”“存亡危机事态”“国际和平共同应对事态”等事态需要从安全保障层面予以应对。^[2]其中，涉及“台湾有事”的事态认定，按照事态的严重程度划分，由轻到重依次为“重要影响事态”“存亡危机事态”和“武力攻击事态”。^[3]总的看，日本关于“台湾有事”的事态认定及应对举措，是在阐释“存亡危机事态”等相关事态涵义的基础上，企图从法理层面为日本以武力方式应对“台湾有事”寻求“合法依据”。

[1] 2015年5月14日，日本在临时内阁会议上出台了包括《自卫队法修正案》《武力攻击事态法修正案》《特定公共设施利用法修正案》《船舶检查法修正案》《海上运输规则法修正案》《周边事态法》《联合国维和行动（PKO）合作法》《美军等行动通畅化法案》《俘虏对待法修正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共10部法律修正案组成的《和平安全法治整備法案》和1部新立法《国际和平支援法案》，统称为“日本安全保障法”。之后将其提交国会进行审议，上述法案最终分别于2015年7月16日、9月19日在众议院、参议院获得通过，完成了日本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立法所需的法律程序。参见：内閣官房『平和安全法制等の整備について』、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housei_seibi.html。

[2] 内閣官房·内閣府·外務省·防衛省『「平和安全法制」の概要』、<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pdf/gaiyou-heiwaanzenhousei.pdf>。

[3] 林成蔚·加藤洋一『台湾不在の台湾有事論』、『中央公論』、2022年第11号、79頁。

（一）三种事态的涵义及日本对“台海有事”的事态认定

“重要影响事态”“存亡危机事态”“武力攻击事态”三种事态之间是密切相关、层层递进的关系。“存亡危机事态”和“重要影响事态”作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要理由，是新安保法中规定的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修订是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更改为《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将“有事”的适用对象范围扩大为“武力攻击事态以及存亡危机事态”。该法将“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武力攻击，从而威胁到日本的存亡，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从根本上被颠覆的明确危险的事态”定义为“存亡危机事态”。^[1]这意味着日本即使在尚未遭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下也可进行武力反击。“武力攻击事态”则是指“发生了武力攻击的事态，或被认为有发生武力攻击的明显危险的事态”。^[2]在日本政府认定相关事态属于“武力攻击事态”或“存亡危机事态”后，若内阁总理大臣认为有必要防卫日本，便可命令自卫队全部出动或部分出动予以应对。在下达防卫出动命令时，原则上必须得到国会的事前批准或事后承认。^[3]这意味着在日本受到他国攻击的情况下，“对方打我，我还击”。“存亡危机事态”与“武力攻击事态”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自卫权的行使，在“存亡危机事态”下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在“武力攻击事态”下日本可行使单独自卫权。

日本新安保法中另一个重要的修订是将《周边事态法》升级为《重要影响事态法》。根据该法，日本突破“周边事态”的局限，将“重要影响事态”定义为“在发生重大影响事件时，如果放任不管，或许将发展到对日本进行直接武力攻击等对日本和平及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事态”。^[4]“重要影响事态”摒弃了“周边事态”中限定的地理范围，使日本自卫队向美国

[1] 『武力攻撃事態等及び存立危機事態における我が国の平和と独立並びに国及び国民の安全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e-GOV 法令検索、<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415AC0000000079>。

[2] 同上。

[3] 防衛省『令和4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2/pdf/R04020500.pdf>。

[4] 『重要影響事態に際して我が国の平和及び安全を確保するための措置に関する法律』、e-GOV 法令検索、<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411AC0000000060>。

等盟友提供支援的范围从日本周边扩展至全球，自卫队可依据上述法律对美军提供燃料补给、搜索救助、船舶检查等后勤支援，同时还将支援的对象扩大至与美军共同行动的其他外国军队。^[1]

2016年3月29日，新安保法的正式生效为日本对外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了法律依据。自2021年以来，日本多次提到台海局势突变可能危及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频频发表将“台湾有事”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2021年4月16日，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中表达了台湾地区出现“突发事态”可能相当于所谓“重要影响事态”或“存亡危机事态”的看法。^[2]双方在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提及所谓“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也是自1969年尼克松与佐藤荣作会谈以来美日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写入涉台内容。^[3]2021年4月24日，日本共同社援引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说法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正式讨论一旦台湾地区发生所谓“突发事态”，日本自卫队将在不同情况下根据相关法律采取行动。^[4]2021年7月5日，时任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宣称：“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地区，日本政府将认定这是‘存亡危机事态’，有可能行使受限（即须满足“武力行使三条件”）的集体自卫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及美国必须共同保卫台湾地区。”^[5]2021年12月1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举办的视频会议上以“新时代日台关系”为题发表主旨演讲时更是叫嚣：“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

[1] 防衛省『令和4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2/pdf/R04020500.pdf>。

[2] 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2021年4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0951.html。

[3] 『日米首脳共同声明で「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を明記』、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1年4月19日、<https://www.jetro.go.jp/biznews/2021/04/c1eb3c73e2f33d18.html>。

[4] “Japan gov’t studies SDF response in event of Taiwan Strait conflict,” KYODO NEWS, April 24, 2021,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1/04/983deef11264-japan-govt-studies-sdf-response-in-event-of-taiwan-strait-conflict.html>。

[5] 『台湾有事「存立危機事態」にあたる可能性 麻生副総理』、NHK、2021年7月6日、<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statement/63108.html>。

事。”^[1]2023年4月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被问及在“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政府将采取何种行动时，岸田文雄虽然避免明确表态，但表示将根据宪法、国际法和国内法视具体情况而定，并重申日本政府在认定其为“存亡危机事态”的情况下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2]可见，一旦“台湾有事”，日本会根据自身利益对“台湾有事”的事态进行主观认定，并选择“重要影响事态”“存亡危机事态”“武力攻击事态”三种事态中最符合日本利益与诉求的事态予以应对。

（二）“存亡危机事态”与“武力行使三条件”的关系

2014年7月1日，日本以内阁决议的形式通过了有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的决议案，提出“武力行使三条件”，即：（1）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2）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3）武力行使限于“必要最小限度”。^[3]但内阁决议并非正式的法律，因此，日本政府为了“合法地”行使集体自卫权，处心积虑地制造法律依据，又于2015年正式将上述“武力行使三条件”纳入“存亡危机事态”范围，并经国会通过了《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

《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提出了“存亡危机事态”概念，使日本自卫队突破了现行《日本国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第9条中“专守防卫”的限制。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且“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

[1] 『「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安倍元首相が台湾のシンポでオンライン講演』、朝日新聞デジタル、2021年12月1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15JM0PD1UHBI01K.html>。

[2] 『台湾有事への対応は「個別判断」首相、存立危機でも反撃能力発動』、佐賀新聞、2023年4月6日、<https://www.saga-s.co.jp/articles/-/1016451>。

[3] 内閣官房『国の存立を全うし、国民を守るための切れ目のない安全保障法制の整備について』、2014年7月1日、<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pdf/anpohosei.pdf>。

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1] 2015年修订通过的新安保法，不仅为日本行使武力松绑，而且使日本获得了与盟友进行集体自卫的权利。日本福冈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城野一宪指出了行使武力的条件与目的之间的矛盾之处：“允许日本在‘存亡危机事态’下行使武力，本身就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第13条规定的保障国民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日本拥有并行使武力是非常过分、不合理的行径。”^[2]

《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还强调，当危急事态发生之际，日本政府将在必要限度内命令自卫队行使武力；为使自卫队能够更好地与盟友协同排除危机，开展灵活有效的军事行动，日本有权向盟友提供物资、设施及劳务等后勤保障。^[3] 此外，修订后的《支援美军行动措施法》《海上运输管制法》《特定公共设施利用法》等法律均将“存亡危机事态”纳入适用范围，将自卫队动用武力的“门槛”从本国遭到直接武力攻击，放宽至他国遭受武力攻击等情况。可见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其实就是要与美国一同发动战争。^[4]

值得注意的是，“存亡危机事态”难以用客观的衡量指标进行认定，如“存亡危机事态”定义中的“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存亡危机”等要素均可由执政党（自民党）恣意解释，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可以根据所谓的“自我判断”，行使涉及“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的集体自卫权。^[5]

上述日本的做法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不论是解禁集体自卫权，还是通过立法赋予行使武力的权利，以应对“存亡危机事态”，

[1]『日本国憲法・御署名原本・昭和二十一年・憲法一―月三日』、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1946年、5―6頁。

[2] 城野一憲『憲法九条を取り戻す途』、『世界』2022年第7号、92頁。

[3]『武力攻撃事態等及び存立危機事態における我が国の平和と独立並びに国及び国民の安全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e-GOV法令検索、<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415AC0000000079>。

[4]『日本共産党の論戦がうきぼりにした敵基地攻撃能力保有と大軍拡の危険』、『前衛』2023年第5号、24頁。

[5] 吕耀东：《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过程及战略意图》，载《和平与发展》2016年第4期，第43页。

都等于是对日本现行宪法第9条的背离，使得“和平宪法”形同虚设。^[1]

（三）日本国内对于涉台“存亡危机事态”的分析预测

日本国内针对台海形势进行了模拟预测，普遍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最终会将“台湾有事”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一旦中美进入交战状态，日本将使用“反击能力”，与美国等盟友协同作战。2021年4月18日，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提到，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根据事态严重程度，日本自卫队可基于2016年生效的新安保法，采取多种类型的行动。第一，当台湾遭受武力攻击时，美国军队可能会为了“保卫台湾”而进行反击。根据新安保法中的《重要影响事态法》，日本将此种情况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自卫队可依据上述法律对美军提供燃料补给等后勤支援。第二，若事态进一步恶化，可能会演变成为“存亡危机事态”。基于集体自卫权，日本自卫队可因美军受到攻击而予以武力回应。第三，当包括驻日美军基地在内的日本领土受到武力攻击时，这一情况属于“迫在眉睫的危险”，日本政府可将其认定为“武力攻击事态”，并依据个别自卫权发动武力反击。^[2]

2022年8月6日，日本战略研究论坛（JFSS）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时任议长佩罗西（Nancy Pelosi）窜访台湾后随即主办了“台湾有事”相关事件模拟推演。在推演过程中设定了“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一场景。日方指出，鉴于台湾局势不断恶化，日本出于保护南琉球群岛的考虑，可将局势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和“紧急处理事态”。若中美发生冲突，日本政府认为“仅靠弹道导弹防御应对中国的导弹攻击是不够的，因而决定使用反击能力”。在模拟推演中扮演首相角色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表示：“鉴于2022年8月4日有5枚中国弹道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使模拟变得更加真实，‘台湾有事’显然会波及到日本。”^[3]该言论明显是以非法划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为由头渲染“中国威胁”。此外，日本杂志《正论》也进行了一

[1] 城野一憲『憲法九条を取り戻す途』、『世界』、2022年第7号、87頁。

[2] 『台湾有事から日本への波及懸念、自衛隊が取り得る行動は複数類型』、読売新聞オンライン、2021年4月18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10417-OYT1T50374/>。

[3] 『台湾有事でシミュレーション＝自衛隊に防衛出動も—自民議員ら』、ARAB NEWS、2022年8月7日、https://www.arabnews.jp/article/japan/article_73828/。

场关于“台海危机政策模拟”的推演，其中提到“中国大陆围绕台湾地区设立临时警戒区，设置针对包括军舰在内的外国船只的‘禁航区’，这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中国海上封锁行为可被考虑为战争行为，是‘台湾有事’，各部门应立即商讨对策”。扮演首相角色的人员对此称：“应将这一事态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1]

概括日本国内针对“台湾有事”的模拟推演以及各种观点，可以看出日本应对“存亡危机事态”可能采取的举措主要包括：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和部署；敦促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并对台做出“防卫承诺”；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制定共同应对预案并予以落实；加大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制衡力度；加强与台湾地区的沟通协调并对台提供援助；联合美欧，在国际上和日本国内渲染台海局势紧张；强调“先发制人”并发展进攻性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国会议员宫本彻曾向时任安倍内阁外务大臣的岸田文雄问道：“存亡危机事态是指他国发生武力攻击会威胁到日本存亡的事态，世界上有为此而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先例吗？”岸田承认“世界上并无以此作为理由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先例”。^[2]既然没有先例，那么为何日本还要设想“存亡危机事态”？显然，“存亡危机事态”及其相关事态概念本身的提出，就是要为突破《日本国宪法》第9条的法律束缚，从国内立法的角度为行使基于受限的集体自卫权铺平道路。

二、日本将“台湾有事”与“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蓄意关联的动向探析

随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对华政策的深度调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认知和立场发生明显转变。日本以“台湾有事”为由，将台湾地区相关事态置于日本国家安全框架内，不断探讨“台海危机”何时发生、“台湾

[1]『台湾海峡危機政策シミュレーション：中国の核の恫喝 米国頼みが唯一の抑止』、『正論』、2022年第10号、97頁。

[2]『日本共産党の論戦がうきぼりにした敵基地攻撃能力保有と大軍拡の危険』、『前衛』2023年第5号、24頁。

有事”属于何种事态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总的看，针对“台湾有事”，日本政府选择“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或“武力攻击事态”予以动态应对的思路已初步形成，并正逐步加以完善落实。

（一）“存亡危机事态”与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

日本通过在国内立法中建构“存亡危机事态”这一概念，为自身介入台湾问题制造法律依据，而“存亡危机事态”中最重要的一個变量就是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尽管认定“存亡危机事态”的条件严苛，但在日本一些政要看来，若“台湾有事”的态势恶化，可能会从“重要影响事态”发展至“存亡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即可因美军等受到攻击而做出军事上的回应。因此，日本力图将台湾地区纳入日美安全保障体系，寻求日美同盟在更深层次对台湾问题的联合干预。对日本来说，只要绑住美国，就可在必要时以应对“存亡危机事态”为借口，以武力方式介入台海；反过来，“防范台海发生‘存亡危机事态’”也成了日本配合美国“以台制华”的重要借口。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在美国涉台盘算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开始不断拉拢日本介入台海问题，着力争取日本的配合支持。在双方共同利益驱动下，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倾向愈发明显。

首先，日本将“台湾有事”纳入日美同盟框架内，敦促美国做出防卫承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21年12月1日抛出“台湾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谬论后，2022年4月12日又在美国《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乌克兰局势和台湾问题的文章，鼓动美国明确作出“如果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美国将支持台湾采取防卫姿态”的表态。^[1]同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日期间与岸田文雄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如果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美国是否会在军事上介入”时称：“会的，这是我们的承诺。”^[2]事实上，拜登也在另外的几次场合作出类似的表态，其言论显然是放弃了美国涉台“战略模糊”策略。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出于威慑同时又避免陷

[1] 『安倍元首相「米国は台湾防衛の姿勢を明確に」』、日本経済新聞、2022年4月13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38T50T10C22A4000000/>。

[2] 『安倍元首相、台湾有事をめぐるバイデン大統領発言を「歓迎」』、朝日新聞デジタル、2022年5月26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5V4WR0Q5VUTFK00K.html>。

入台海冲突的战略考量，长期奉行“战略模糊”策略。^[1]上述安倍和拜登的狂言妄语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反映出日美可能已就“必要时军事介入台海冲突”达成共识。

其次，美国利用其在日美同盟机制中的主导地位，伙同日本积极为“台湾有事”时军事介入做准备。一直以来，日本在美国涉台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美方看来，“美军想要‘保护’台湾，需要就近展开行动，而距离台湾最近的美军基地位于冲绳，如果没有日本的帮助与配合，美军将难以及时实施作战”。^[2]因此，美国通过美日同盟机制，不断促使日本加大对台介入力度。2021年4月16日，拜登对到访的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日美应继续在普世价值和共同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并强调所谓“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3]此后，美国不断拓展加深美日在涉台问题上的共识，并大力支持日本提升军力以应对台海变局。2022年9月14日，日本时任防卫大臣浜田靖一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举行会谈，奥斯汀表示“强烈支持日方发展反击能力以加强防卫能力的设想”，并称“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日本周边海域的胁迫行为具有挑衅性、破坏性，是前所未有的”，还重申美国对日本“坚定不移的支持”。^[4]2023年1月，美军以应对“台湾有事”为由，着手对海军陆战队兵力部署过于集中在冲绳的布局做出调整，转而以关岛为中心进行分散和机动化部署，以保持威慑力。^[5]在

[1] Ye X.,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to Maximum Pressure? Explaining the Logic of the US Taiwa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22, p.1.

[2] Masatoshi Murakami, “Now is the time for a us-japantaiwan security trilateral,” *PACIFIC FORUM*, 2023, PacNet 30.

[3] The White House, “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April 1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4] Dzirhan Mahadzir, “U.S., Japanese Defense Chiefs Reaffirm Alliance in Pentagon Meeting,” USNI News, September 15, 2022, <https://news.usni.org/2022/09/15/u-s-japanese-defense-chiefs-reaffirm-alliance-in-pentagon-meeting>.

[5] 《美军关岛新基地举行启用仪式》，共同网，2023年1月26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1/6d57cc321ce2.html>。

日美同盟这一“美主日从”联盟框架下，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对美国也采取了主动追随和积极配合的姿态。

最后，日美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为由，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021年3月16日发表的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公然提及台海后，日本一些政要甚至开始将台湾地区称为“国家”。2021年6月28日，时任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国际智库会议上发表“保护作为民主主义国家的台湾”等言论。^[1]2023年5月18日，日美两国在首脑会谈中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宣称两国将继续“密切合作处理围绕中国的各种问题”。^[2]日美这些立场宣示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从长远来看，只要日美继续包藏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祸心，就不能排除日本与美国相互配合在涉台问题上进一步采取挑衅和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举动。

（二）“重要影响事态”下日本应对“台湾有事”的导向

目前，关于涉台“重要影响事态”的应对举措，日本表面上主张避免“重要影响事态”发展为“存亡危机事态”，实则针对所谓的“台海有事”，不断加强与美国、韩国以及北约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日本具体应对“重要影响事态”的涉台措施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密切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防卫合作。一旦“台湾有事”，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日本政府是否同意美国使用在日美军基地。^[3]2015年4月27日，日美出台了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出了从平时到突发紧急事件时的所谓“无缝”合作，最为明显的修改是将“周边事态”这一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转向为“重要影响事态”，即由以前设想的有关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态的“周边事态”重新定义为“对日本和平与安全带来重要影响的事

[1] 『中山防衛副大臣、台湾を「民主主義国家」』、産経新聞、2021年6月30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10630-4ZLSIDARIFMODOHPPR4PCQRAUU/>。

[2] 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2023年5月1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5887.html。

[3] 村上政俊『強まる米国の台湾への関与』、『外交』、2021年第167号、32頁。

态”。^[1]2021年12月23日,“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拟定了针对‘台湾有事’的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草案”,这是首次以“台湾有事”为设想制定作战计划。^[2]其内容主要包括三项,一是在“台湾有事”紧迫度升高的初级阶段,日本政府将以“重要影响事态”来对此认定,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日本西南诸岛岛链上建立临时的进攻据点。二是日本自卫队将以增派兵力的形式向美军提供支持。届时,美军将在临时基地部署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日本自卫队将负责提供弹药和燃料等后勤支援。三是将美国海军陆战队分散部署在各战略要点,基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前进基地作战”(EABO)计划展开作战。^[3]在日本看来,若“台湾有事”美国介入,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需根据新安安保法为美军舰机提供“武器等防护”。这意味着牵扯到日本自卫队为美军等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影响事态”可能会发生在所谓“台湾有事”的过程之中。

第二,与美国共同推动韩国就“台湾有事”与美日形成共识。近年来,美日着力拉拢韩国参与推进和深化美日韩三边合作。在涉台问题上,美国一直持续施压韩国予以配合。日本一些势力则从所谓日韩“共同利益”角度出发,诱拉韩国调整涉台谨慎立场并积极向美日靠拢。他们声称,对于海上贸易占贸易总额92%的韩国而言,台湾海峡是韩国经济的生命线。一旦“台湾有事”,通往朝鲜半岛的海上航线将可能被封锁。^[4]这对韩国来说就如同是“重要影响事态”。在美日共同推动下,美韩两国领导人于2021年5月21日在华盛顿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及美日韩三国外长于2022

[1] 外務省『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2015年4月27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allguideline/index.html>。

[2] 布施祐仁『「台湾有事」と進む日米軍事一体化日本を「戦場」にしないために何をすべきか』、『全労連』、2022年第5号、13—14頁。

[3] 永山茂樹『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大軍拡予算は、実質的な改憲である』、『前衛』、2023年第1024号、63頁。

[4] 伊藤弘太郎『台湾有事に関する韓国での議論』、北東アジア情勢研究会コメントリー No.12、2023年3月23日、https://www.npi.or.jp/research/data/npi_commentary_ito_20230323.pdf。

年2月12日在夏威夷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都提到所谓“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美韩双边^[1]和美日韩三边^[2]官方首次触及台海，标志着韩国也开始公开插手台湾问题。特别是亲美亲日的尹锡悦政府2022年5月上台后，韩国涉台立场进一步与美日趋同。2022年11月13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柬埔寨金边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宣称“台海和平与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和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3]2023年4月20日，韩国总统尹锡悦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照着美国的台词，妄称台海紧张局势因中国“试图用力量改变现状”而产生，并错误地把两岸关系与韩朝关系相提并论，声称台湾问题不单纯是两岸之间的问题。^[4]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首脑举行戴维营会谈并通过三国合作中长期指针《戴维营原则》。其中强调“将推进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强烈反对以武力和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美日韩首脑宣布开启“美日韩伙伴关系新时代”^[5]，并以联合声明形式明确具体合作内容，强调“合作应对影响三国共同利益和安全的区域挑战、挑衅和威胁”。^[6]“虽然三边会谈成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其目的是通过在首脑层面展示合作姿态来威慑中国”。^[7]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很可能会

[1] 『日本人が見落としがち、「台湾有事は韓国有事」であることの意味』、日経ビジネス、2021年12月22日、<https://business.nikkei.com/atcl/gen/19/00179/122100084/?P=3>。

[2] “Joint Statement on the U.S.-Japan-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Ministerial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2,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u-s-japan-republic-of-korea-trilateral-ministerial-meeting/>.

[3] The White House, “Phnom Penh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the Indo-Pacific,” Nov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3/phnom-penh-statement-on-trilateral-partnership-for-the-indo-pacific/>.

[4] 《中国大使一番大实话，为啥让尹锡悦政府急眼？》，新华网，2023年6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3-06/15/c_1212199371.htm。

[5] 《日美韩首脑在戴维营会谈 宣布开启合作新时代》，2023年8月19日，共同网，<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8/d8428e4b9568--.html>。

[6] 外務省『日米韓首脳共同声明「キャンプ・デービッドの精神」』、2023年8月1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41771.pdf>。

[7] 『日米韓首脳、「有事に3カ国で協議」誓約へ 朝鮮半島・台湾有事念頭』、毎日新聞、2023年8月18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30818/k00/00m/030/193000c>。

跟随美国“印太战略”的步伐，进一步凸显针对中国的色彩，涉台举动也会更具挑衅性。

第三，将乌克兰危机与台湾问题相关联，拉拢北约介入台湾问题。日本力图使“乌克兰危机”东亚化，竭力引领“台湾有事”话题。在“台湾有事”这一点上，北约与日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2023年2月1日，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在接受日媒采访时宣称：“中国改变台海现状的任何企图都将对地区和全球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北约对中国针对台湾的威胁言论和胁迫行为感到担忧。”^[1]2023年4月5日，日本时任外相林芳正在参加北约外长会议时就“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表达了深化日本与北约合作的心机，并称“欧洲安全和印太地区安全不能分开讨论”，“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容忍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2]，意在将乌克兰危机与台湾问题相关联，以强化与北约的安全合作。2023年7月1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直接关系到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在安全环境跨地区化的情况下，欢迎欧洲大西洋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参与印太地区事务。”^[3]日本积极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不断提升与北约在东亚的安全合作，实质就是借所谓台海可能发生“重要影响事态”议题引狼入室，借助北约之力对付中国。

（三）“台湾有事”与“武力攻击事态”的关联与应对

在日方看来，台湾地理位置与日本最西端岛屿距离很近，若“台湾有事”，危机恐将波及日本。日本针对台湾问题所设想的“武力攻击事态”，直接指向了“中国大陆将对台湾地区动用武力”这一情形，并不断以此为前提调

[1] “NATO chief says China has ‘no justification’ for Taiwan threats,” Nikkei Asia, February 1, 2023, https://asia-nikkei-com.translate.google.com/Editor-s-Picks/Interview/NATO-chief-says-China-has-no-justification-for-Taiwan-threats?_x_tr_sl=en&_x_tr_tl=zh-CN&_x_tr_hl=zh-CN&_x_tr_pto=sc.

[2] 外務省『林外務大臣の NATO 外相会合出席（結果）』、2023年4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834.html。

[3] 外務省『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結果）』、2023年7月1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7_000044.html。

整“武力攻击事态”下最符合日本自身利益的应对举措。

首先，日本不断联合美国煽动“2027年中国大陆将武统台湾”的紧张气氛，为武力介入台海制造舆论。2021年3月，卸任首相后的安倍晋三与时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谈话时表示：“我们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台湾有事’，并就此形成共识，认为从现在起5年内可能会出现紧张局势，因此需做好充分准备。”^[1]下台后的安倍晋三全然没有了担任首相时的负担，无视中日关系大局，公然对台说三道四。同时，美军印太总部时任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S. Davidson)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臆测，“中国大陆可能在2027年前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之后，许多美国军政要员也不断跟进炒作。2022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宣称“中国大陆已做好了在2027年之前对台开战的准备”。^[2]2023年6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时任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在美全国新闻俱乐部活动上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大力发展军力，计划2027年前统一台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予以严正回击，指出“美方一些人居心叵测、混淆是非，反复炒作‘中国军力威胁论’，实质是为自己搞军备扩张、维持军事霸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寻找借口，为挑动台海紧张、推进‘以台制华’制造抓手”。^[3]

其次，日本力图将台湾问题置于其地区安全框架之中，为加强冲绳等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和扩军备战寻找借口。2018年10月至12月期间，日本安倍内阁召开了4次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会议期间，有发言称，“如果大陆和台湾之间爆发冲突，将不会仅仅停留在‘重要影响事态’，很可能发展至‘武力攻击事态’，这意味着日本领土遭到中国的攻击，随之进入战争状态，自卫队将参与战斗”。^[4]日本时任防卫大臣岸信夫在2022年版

[1] 岩田明子『安倍晋三秘録(最終回)』、『文藝春秋』、2023年第101卷第6号、167頁。

[2] 『台湾「二〇二七年危機」の現実味』、『選択』、2023年第49卷第1号、36頁。

[3] 《2023年7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3年7月3日，http://ne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307/t20230703_11106909.shtml。

[4] 『台湾有事の日米作戦計画、最終段階に 政府、4年前から想定』、毎日新聞、2023年1月2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30101/k00/00m/010/052000c>。

《防卫白皮书》的前言中诬称“中国摆出一副不惜动用武力也要实现统一的架势，导致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并宣称“须全力以赴地增强日本本身的防卫力量”。^[1]2023年8月，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窜台期间声称，“随着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已成为世界共识”，并强调“日本、台湾、美国等国家必须做好‘战争觉悟’，以威慑该地区”。^[2]他还以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为例，试图用“历史”说明无效威慑将导致战争这一观点，强调“威慑不仅仅是要拥有防卫力，而且还应该让对方知道在紧急情况下会将威慑力用于台湾的防卫，以维护台海稳定”，并表示“日本政府的这一立场今后也不会发生改变”。^[3]

在战备动作方面，日本明显加强了在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石垣岛和宫古岛等西南诸岛上的军事部署，基本形成了以12式岸舰导弹、03式中程防空导弹和“爱国者”反导系统等为主力的陆基对海对空攻防体系和以P-1反潜机、F-35隐形战机等为核心的空中侦查和打击体系，同时加紧推进相关机场、港口等设施军事化改扩建规划。日本防卫省还将于2024年底新设“自卫队海上输送群”，负责在战时快速向西南诸岛周边地区部署自卫队和运送物资，并将引进紧凑型船舶，以便能停靠大型运输舰无法靠岸的港湾。陆上自卫队将与海上自卫队携手保障护航。“新设输送群是考虑到中国增强军力和台湾出现突发事态而强化防卫力的举措之一”。^[4]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相关举措正是为在“武力攻击事态”框架下军事介入台海做准备。

最后，日本为应对“台湾有事”，谋求发展对“敌”基地的“反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将以“自卫”为由的“反击能力”写入2022年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備计

[1] 防衛省『令和4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en/publ/w_paper/wp2022/DOJ2022_Digest_CH.pdf。

[2] 『自民 麻生副総裁「戦う覚悟」が地域の抑止力に」台湾で講演』、NHK、2023年8月8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0808/k10014156921000.html>。

[3] 『日台米、戦う覚悟が台湾海峡の抑止力＝麻生自民副総裁』、ロイター、2023年8月8日、<https://jp.reuters.com/article/aso-tw-idJPKBN2ZJ040>。

[4] 《日本将新设自卫队海上输送群，陆自为船舶运航做准备》，共同网，2023年9月20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9/ea47f96d6c86--.html>。

划》等文件，这为日本主动以武力介入台海提供了可能。日本政府对拥有“反击能力”的解释是，出于“自卫”对即将发射针对日本的导弹的敌方基地进行打击，并不违反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原则。按照相关规定，“反击能力”只有满足“武力行使三条件”才能行使，在未发生武力攻击阶段不允许实施自己率先进攻的“先制攻击”。^[1]事实上，由于难以确定发生攻击的时间点以及其他国家是否最终会发射导弹等因素，很难区分日本的“反击”是出于自卫的预防性行动还是先发制人的主动攻击行为。只有当冲突乃至战争发生后，方可确定日本是否是“反击”了正确目标，一旦被认定为是错误目标，也就必然表明日本的“反击”是“先制攻击”。^[2]当日本拥有“反击能力”后，即使只有细微的迹象表明威胁正在迫近，且无论是否有证据表明攻击是否会真实发生，日本都可能会采取所谓的“先制攻击”。这意味着无论“台湾是否有事”，日本都能够以“自卫”为由实施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或“反击”，并且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挑起台海紧张局势，主动制造“台湾有事”的事端。

三、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政策取向

近年来，日本持续通过舆论造势、加强立法、支持配合美国以及强化西方“朋友圈”等举措，积极为介入台海局势进行战略布势和作战行动准备。台湾民进党当局也在竭力争取日美等外部势力支持，为自己谋独拒统撑腰，这就进一步增大了日本利用“台湾有事”进行军事介入的可能性。

首先，日本刻意渲染“中国威胁”，为介入台湾问题造势。日本2022年版《国家防卫战略》提到“进入台湾空域的中国军机架次大幅增加，由2020年的380架次增加至2022年的1733架次”，并对“中国大陆在台湾地区周边的军事活动”表现出“强烈关切”。^[3]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更

[1] 防衛省『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22年12月16日，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2] 和田哲郎『防衛費の大幅拡大で日本はどうなる』、『世界』、2023年5月号、111頁。

[3] 防衛省『国家防衛戦略』、2022年12月16日，<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strategy/pdf/strategy.pdf>。

是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极力诬蔑中国“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和活动愈发活跃”，渲染中国“国防费用的快速增加”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宣称“鉴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越发活跃的军事活动，迅速引发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担忧”。^[1]可以预见，日本将继续以“中国在台海构成严重军事威胁”为借口，积极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竭力谋求美国及北约成员国对日本扩充军力、做好武力应对“台湾有事”准备等举动给予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其次，通过《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湾问题找寻法律依据。2016年3月29日新安保法的生效，意味着日本自卫队赴海外可随机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武力手段保障日本或同盟国的安全。在新安保法涉及“台湾有事”的三种重要“事态”中，日本最有可能将“台湾有事”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美国作为日本的同盟国，符合“存亡危机事态”中定义的“与日本关系紧密的国家”，一旦美国军事介入台海，便等于是给予了日本依据国内法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机会。另一方面，只有在“存亡危机事态”下，日本才能在满足“武力行使三条件”的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这符合日本谋求实现军事大国地位的利益诉求。

再次，日本政府积极与“台独”势力窜通勾结，为其介入台湾问题创造更多条件。2016年台湾民进党再次上台后，日台勾连变得日益公开化，挑衅性也越来越强。日本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于2017年1月1日起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而台湾的“亚东关系协会”则于2017年5月17日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双方的目的显然是为提升日台实质关系做铺垫。在官方交往层面，2017年3月，安倍内阁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窜访台湾；同年8月27日，日本自民党和台湾民进党首次举行日台“执政党议员”层级“2+2”安全对话，双方宣称要结成所谓“面对中

[1] 防衛省『令和5年版防衛白書』、2023年7月、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3/pdf/R05_detailed.pdf。

国的命运共同体”。^[1]2023年8月，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窜台，成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窜台的最高级别日本政客。日方这些举动严重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破坏了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也助长了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的心态。而民进党当局为了给自己搞“渐进式台独”寻找靠山，更是大肆发表“媚日”言论，大力宣扬“台日亲善”，就是指望日本右翼势力能够在所谓的“关键时刻”站出来“挺台护台”。^[2]可以看到，近年来日台之间互动越来越聚焦于“台海安全”，包括讨论共同“树立坚定的不怕动武的意志力”、构建“在台海的威慑能力”以及强化在特定区域防卫、军事安全目标情报交换、海上巡逻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双方相互打气、进一步协调行动的倾向愈发明显。

最后，日本加强与美国等国家的军事合作，不断朝联合作战行动方向发展。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指出，针对中国大陆在台湾地区周边越发活跃的军事活动，“日本将与同盟国美国以及志同道合国家等携手，高度关注中国在台湾地区的动向”。^[3]近年日美两国公开将台湾问题正式列入“共同战略目标”，并逐步予以落实。2023年1月11日，日美两国召开了外长和防长出席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谈），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2025年前将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整编为‘濒海作战团’。”^[4]为进一步配合美国开展联合作战，日本计划5年内为海上自卫队全部8艘“宙斯盾”舰配备美制“战斧”巡航导弹^[5]，并决定将原定2026年向美国采购400枚“战斧”导弹的计划提前至2025年完成。2023年8月29日，美日韩在韩国南部济州岛以南的公海上实施了包括导弹探测、追踪等在内的防

[1] 王尊彦『日本と台湾は「命運共同体」』、『選択』、2023年第48卷第9号、3頁。

[2] 《民进党当局加强与日本勾连谋“独”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网，2022年8月16日，<https://news.cri.cn/20220816/6cccaa01-5546-10c2-b4f6-ab9f3d2b5063.html>。

[3] 防衛省『令和5年版防衛白書』、2023年7月、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3/pdf/R05_detailed.pdf。

[4] 防衛省『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2+2）共同発表（仮訳）』、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2023/0112a_usa-j.html。

[5] 《独家：防卫省2024年度预算拟申请7.7万亿日元》，共同网，2023年8月22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8/b1d5477670b0-202477.html>。

御训练，并检验了情报共享系统。^[1]在2023年8月31日敲定的日本防卫省2024年度预算申请中，日本着力强化向西南诸岛的运输能力和导弹拦截能力。为向西南诸岛等地迅速运送部队和物资而新设陆海空自卫队共同部队“自卫队海上输送群”，购置用于部队和装备登陆的“机动舟艇”和运输直升机，并着手建造2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应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新型拦截导弹列入日美共同开发费。^[2]2023年9月11日，日本时任防卫大臣浜田靖一在与美国海军陆战队时任副司令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已升任司令）的会谈中称，“对于我国而言，构建岛屿防卫能力是紧要课题。需要自卫队与海军陆战队相互提高并强化能力”。^[3]“在出现突发事态时，自卫队可与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这一小规模机动的快速反应部队相互合作，形成互补关系”。^[4]有美国学者分析指出，“从根本上说，美日同盟的整体实力是防御‘台湾有事’的最大屏障。美国和日本需要做好准备，不断确保同盟与未来相匹配，特别是在对手不断壮大和能力多样化的情况下”。^[5]从情报搜集、后勤补给到联合作战，日美不断加强以“台海危机”为指向的“平时”联合军演与“战时”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无缝衔接，推进旨在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体制”的合作，加紧形成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此外，日本在网络安全、情报共享、太空防御等方面也不断深化同北约的合作，也是意在“巩固其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以‘主导’维护国际秩序为名，行政治军事大国化之实”。^[6]

[1]《日美韩举行导弹防御训练并检验情报共享系统》，共同网，2023年8月29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8/520570f3129c.html>。

[2]《防卫省预算申请重视强化运输和导弹拦截能力》，共同网，2023年9月1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9/1c6cf18d21a6.html>。

[3]《日本防卫相会晤美国海军陆战队高官》，共同网，2023年9月11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9/d50dc37f85fd.html>。

[4]《分析：美驻冲绳“濒海作战团”将与自卫队形成互补》，共同网，2023年9月12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9/181af1494930.html>。

[5] Heino Klinck, “Japan’s Defense Prior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3,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japans-defense-priorities-and-implications-us-japan-alliance>.

[6] 张梅、吕耀东：《警惕日本与北约勾连，危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载《中国日报》2023年7月10日，第4版。

结 语

综观上述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涉台言论和举措,可以看出日本在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针对“台湾有事”的意图愈发明显。自2016年新安保法正式生效实施以来,“专守防卫”原则被逐渐打破,“和平宪法”在实质上已被架空。为此,日本通过渲染“存亡危机”等相关事态,着力强化自卫队与美军深度协同作战的能力,以应对所谓的台海紧张局势。日本右翼亲台势力不顾《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及其原则,不断提升日台实质关系,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这些做法已严重损害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破坏了中日两国来之不易的政治互信,使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

在介入台湾问题上,日本无所不用其极,所采用的“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武力攻击事态”三种事态均指向“台湾有事”,并着力从国内立法为军事介入台海做法理准备;同时,打着“应对中国威胁”的幌子大力扩军黩武,以期实现其修改“和平宪法”和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图谋;以日美同盟为牵引,不断强化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和北约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企图以干预台湾问题为抓手共同围堵和遏制中国。

历史证明,如果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继续无视历史责任及政治承诺,持续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势必会严重阻碍中日关系发展;其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一步步抛弃“专守防卫”原则,彻底背离日本宪法的和平理念,势将对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收稿日期:2023-09-04】

【修回日期:2023-10-18】

(责任编辑:张晓青)

128 “Survival Crisis” and Related Situations and Japan’s Policy

Orientation towards Taiwan, by Lyu Yaodong,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ASS; Ju Jiaying,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rom 2015, when the concept of “survival crisis situation” was put forward, to 2021, when Japan declared that “something happening to Taiwan” would lead to a “survival crisis situation”, Japan has made a lot of preparation to intervene in the Taiwan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legislation. As a dynamic variable, the “survival crisis situation” is regard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s a “situation with important impact” when the situation is not very serious; and when the situation is serious, it is identified as a “situation involving armed attacks”. In response to the “Taiwan crisi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ends to identify the “situation” as the “survival crisis situation”, the “situation with important impact” or the “situation involving armed attacks”,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such as the political shift to the right, th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Japan-US allianc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ends to arbitrarily interpret the “situation”, which is essential to find the most favorable justification for its armed interven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It is also a pretext for it to follow the US to suppress China on the Taiwan question. Japan’s increased involvement in the Taiwan question through public opinion campaigning, strengthening domestic legislation, enhancing the Japan-US alliance mechanism and other measures will inevitably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China-Japan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ecurity.

150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s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s, by Chen Yiyuan, Lecturer at the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Regional Studies, Huaqiao University. Arms sales to Taiwan are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means of the US government to improve Taiwan’s ability to “hold on for assistance” under the existing policy framework. The basic policy purpose of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is to maintain the existence of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entity”,